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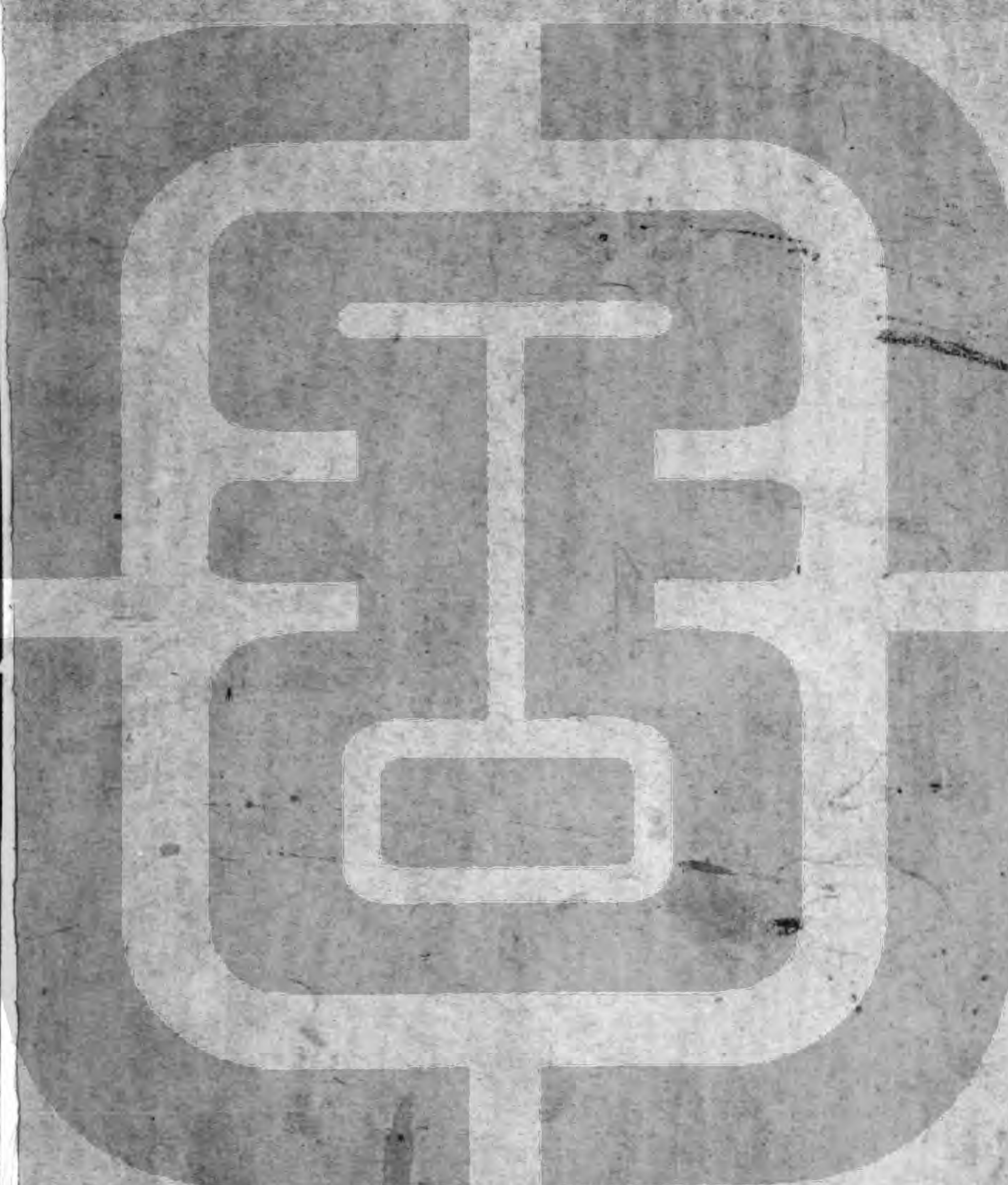
汲古閣十七史

三國志

第叁册

養和閣藏本

第陸函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疑正即正李美  
李之正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斃示憫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安漢曰為記  
策者惟此數  
近正身

及古制  
毛氏

卷四十四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玉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挾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干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實本由今  
非受人言肉  
同李注  
福實出于此

戎馬上下勞瘁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述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媿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遷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淨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憤能持

其體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諉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意至此也遂自殺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踣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按時或作特朗以爲不然而琰每乘此論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允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

意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兼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璆爲方正郡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夫可謂名心信不  
遇劉焉耳

長大夫之  
奇融此財不  
轉存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云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龍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耶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在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琰最爲世所曠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  
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孫諒字士文  
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  
荀綽冀州紀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疆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  
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其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右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繫象濯纓之擗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五

奸貨求吏潔于上俗  
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五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

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  
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  
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  
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  
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  
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  
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  
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  
旱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  
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諂之言流  
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  
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  
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  
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  
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  
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  
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  
橫生為臣作謗諂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  
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  
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  
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微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宐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

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聞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管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奔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奔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魏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備之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三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關宜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如其推扑之罰藉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歸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各器之所羈繼哉  
自非此族委身此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紂數那上夷於三黜蕭何尚勃亦在縲絏  
大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具有焉放之  
可也宥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都令夔遷長廣太  
之非也

某唐曰或降或  
討或誅或  
戮或也二  
萬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

紀李之  
輕賤之漢

核一鄉同時  
方州刻不易  
行也修保舉  
故則元拖奇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概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于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官德幸社會

考先情修補  
龍雲沐石相  
為友古人亦  
存古所奉已  
之合恰不似相  
非也  
非也  
一深也如平交  
且謂不可不  
或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竝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如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魏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本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在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元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顛顛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顛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精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衡按後書郡國志泰山平陽平陽山陽郡也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二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輅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輅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輅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勛於味壯但石  
同諒陰之言深  
手而動數行  
梳後向其樂  
何必心音心  
天去又何可  
典之於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造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正官已善勉  
如立不止亮  
有休不誠不  
及天子所  
情也

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

按據史記持  
素所感也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

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叢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瀾神

臣松之案無瀾山名在洛陽東北

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管子有拒于布  
其于後致以不  
在此布

管子有拒于布  
其于後致以不  
在此布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  
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  
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  
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  
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  
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  
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  
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  
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  
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遇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  
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  
翼南陽主秦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秦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胤百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

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

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

克備諸

克備諸

以上皆忠亮法  
立之士列於世  
庸之可必以  
官書宗卑為  
先也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

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

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

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

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

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

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

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

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

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如無皂

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

李膺、性嫁  
姑、子別中  
外結姻日久  
不為非也

按此書漢時三  
有云鍾繇史  
武士八所也  
弟也

十九終於家皓一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

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王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蓋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云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孰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按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前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既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

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桐邑計師也賜爾鸞旒黼黻瑞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文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

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穎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

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苗侯轉因外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

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蘇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焉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黝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俱當自白書悉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說奪之詭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絲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各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數年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孫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憐顧念孫權下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盟噤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苟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孫當數月不朝會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住不即而止戶

外孫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孫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孫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驛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即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優為豎化  
 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驟於  
 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微俸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  
 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誅  
 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  
 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然則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  
 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  
 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  
 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  
 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  
 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錮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  
 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  
 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  
 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賊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  
 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

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少字為我禮  
殿北

少字為我禮  
中敏已為教  
騎常侍相照  
侍可相此三侍  
即誤

少字三侍中在  
常侍上不在侍  
與及侍美惡下  
史家夫敘此叙  
目特以此特與  
而出守也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穉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并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御覽有  
親字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矜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政以御  
以元御

衛按故與我  
之相通疑合字  
後唐與後晉此  
又與之相通  
一也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鉅之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芬陰呼歆洪其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乎眾不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檄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往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日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輩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挽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孰大焉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謹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入徵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檄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往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眾盛強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日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輩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挽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孰大焉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伯符之故歆  
策伯符明  
待文休心氣  
而移歆英賢  
六月時以答  
也而已

魏略曰歆與北

此年... 相又... 歷年... 力于...

拉... 志于...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

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

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

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懼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

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開慶賞威刑必宗於土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之成言已然之類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吝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表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

諸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

婢五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為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

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平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頂兩吏詣門便解易却相謂曰公

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佳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其語曰當與幾歲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

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

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

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

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

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其平尚

少年三不咸熙  
中為尚書則其  
官封騎侍郎者  
王文明之世時  
亦乃可空傳元  
書事此歆所  
奏議之不從也  
故其其人而封  
三月 施玉柱  
陳泰作  
誤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與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真字長駿晉諸公贊曰真與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底嶠字叔駿有才學擬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與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詹字敬叔世語稱詹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詹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詹子軌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

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荆 通本



漢書卷之六

漢書卷之六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圍越討朗既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遺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走死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櫓流矢始交便棄櫓就係積額自首於征沒之中朗惶惑不遠自稱降虜餘前逃認破詰懸懼明也法畏威自驚又無浪介不甲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版就執蹴足入絆叱吃聽聲東西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由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曾思前見章表知尋湯

有克誠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者未周涕憤泫然主上寬仁貴德容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龍突出淵淵也談空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救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徇盜而已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嗚朗曰不能於君若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前踐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為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倬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前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考掠理逸之罪義濟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關兼稱登百職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各位雖卑直亮互顯饗膳近任當得此更今以登為大官令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更北字本

欲唐省明君  
 敢徒欣汗染  
 道遠心分披  
 議之何能答  
 利乎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人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殺之盡外車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成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閔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此亦以百姓力不  
宜於地故也  
萬民相為之

列疏  
而文二  
京凡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輿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則本名嚴後改爲朗  
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給婚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文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

悉作是賦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

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

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此以... 脫文

則宋本

肅此奏欲漸  
早改歸四書  
則一統乃當  
日之冠者大  
特訪之於  
也後之  
道為之  
相奉事  
裁決則  
不得事  
可不信  
心矣

罷又上疏空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  
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  
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  
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  
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  
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  
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  
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  
古謂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各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  
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肅之說出於  
其意也  
太之漢  
也及之必  
責而元位  
元名也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二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耜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空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

子前此竹本  
敬仲而改此亦  
不同故仲而記  
室於時之別為  
封

生漢曰加毛為文  
鋪介為武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微，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安後... 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縲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餽以駿馬

如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一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依將軍段熲採摭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昨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其人自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周功臣董艾即緩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龔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闕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按唐書陸贄去官并此書此而日之別於天也過謂不意渴者非

讀書具決宜知者少也

安後... 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漢書

初明書

故眾為之語曰  
州中時三賢  
壯業辨論  
之殿文通。御  
覽才子最為  
下有此二十字

魯國一也何  
晚作也也也

其其好下位也  
初則甫可也  
漢夫  
少章之劉室  
其而最崇  
以祖國信  
并後引此語  
云云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  
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木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  
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等通才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殿舍親授  
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  
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  
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  
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為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木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  
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  
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  
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木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  
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谷而謂之薛君夏居其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  
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引帝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  
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帝嘗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  
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  
採椒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  
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  
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研書取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詭譎又撰作諸經疑義十萬言未及繕寫而  
得龔後數歲病亡也其弟鄆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與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  
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士林  
爵適等而加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  
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  
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  
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  
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  
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木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  
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等通才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殿舍親授  
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  
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  
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  
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為高才入為秘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木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  
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  
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  
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木黃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  
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谷而謂之薛君夏居其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  
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引帝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  
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帝嘗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  
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  
採椒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  
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  
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研書取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詭譎又撰作諸經疑義十萬言未及繕寫而  
得龔後數歲病亡也其弟鄆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與豢曰

其其好下位也  
初則甫可也  
漢夫  
少章之劉室  
其而最崇  
以祖國信  
并後引此語  
云云

合此二又出各計相繼而當其不難出三又也

實以為備文外事上而後不封曰此一又出對當樂貴而不求皆  
對對出賊刃以折筆登三同盜矣夫王衛京直參聞前林蔭楚隆  
平曰重難開義野神華精青絲新素王順文軒富觀鳩皆一部之

學木刻八上為帝王所壽丁為國末各謝其由學平由景贈之學其時可以日始  
贊而善而賦之以文平今此樓寶皆卻余之相端也劍其書前編不之也且以平  
青學昔必以夫自前結三百而不折專性林四寸姑也余以為景順不其不當願中肅以士林  
學之資然入山其斷蓋之乘林素平始難於以辭曰吾非主而破之者民其品結且其人能以不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表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

元如字

此非又其所  
宜之傳者

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文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鼻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觀前文  
不識元德者  
外不不聞  
嘉程曰  
文昱必心  
格可也矣

昱字計謀  
居子孟植  
高文子  
別

何本塗  
去苦字

論者往往二  
者必歸前子

歸兵闔門不出  
考安能八式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優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眾議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久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性剛戾與人多逆人有告昱謀  
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  
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按本通都許  
時中必司  
皆存統宿也  
持以不為已用  
特設校事  
屬寄身自子  
本牙身交禪  
以後自出  
早嫁天明元  
周惠漢如私  
智目用板相  
不改也

世之安不可位

之何本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蓋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聖人之於世也  
時宜而師古  
相改不致有  
詞人故也  
侍仲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下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一十七初北見表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

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

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

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遊動公

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尚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知卿所言然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速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公孫瓚之援此

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反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者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使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還而害之是以言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去公誰與定天下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

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表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表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

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

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

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

同又本傳稱曰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

年也今正以襲許年 從破表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本因宋 月衍文

志北宗本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傳子曰洧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首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士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惠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子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  
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帳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  
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  
勲實由嘉力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  
褒亡為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後太祖征荆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初  
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古通也情奉  
孝之惟惟之助  
不可或失其人  
矣

本宋本  
三拾年  
年不尚四  
年不尚四  
年不尚四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孤者也天下人相印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

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奕為太子支

此為不殫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敬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廩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動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傴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大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是時昭未歸也  
豈徒何家為  
明一筆

州行評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表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

三國志卷之四十四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  
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  
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  
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  
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宐然曹公愍  
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  
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  
義言之猶宐背彼向此含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  
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  
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奸職  
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  
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宐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  
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身丸踴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  
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  
軍祭酒後昭建議宐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  
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  
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  
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宐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昭曰死才活小高  
郭... 侍... 言...  
諸... 以... 于...  
操... 之... 成... 分...  
秋... 乞... 日...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且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

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

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賊文

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

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

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

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

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

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

安漢王治孫當  
日功果去倫坊  
昭改步位三  
三帝勿捕或  
以此誠人所  
也孫自補孫  
志亦敢於孫  
志亦非孫子  
三帝今人但  
功於此固同  
安漢王治也

信據計主就  
樊守之不固  
長驅則許以  
九陣以去家  
退矣昭可謂  
三周也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空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何晏以此故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卒。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德惠音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行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齋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此時曹氏代漢  
力破擁兵  
乃曄及未歸

此宗氏代漢  
寶貝賊印當  
時曄也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空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立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奮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表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抽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內北宗本

附北宗本

劉氏必不我  
曰蜀猶郭也  
神用其家條  
憑陰相持也  
此者以時  
李何以待  
至其科士大  
夫手



一。教諭高麗  
必於彼國我  
收將王或先  
則入為島林  
度撤去接之  
不惟是星被  
石全其力以  
時也也初不  
吳則時近是

詳計以兵  
其外乃上  
而勢彼以  
宗及郭破一  
天下不劫  
力賊天何  
某志也備  
故等昭以  
為上之也  
之乃下  
吳非惟  
皆以  
施不有

夫在時不伐  
吳非其已  
降侯王等  
且指南不  
也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能感，恩懷義。  
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殺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  
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各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  
國乘其變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置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始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曄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聲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曄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此言非也  
見事理知  
故曰不能  
此其害也

畢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紀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室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

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

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覽帝之親

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

開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

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

之皆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

若居之不能自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弼傳曰淮南人

於天下豈不惜哉 傳子曰陶子季治善名稱有犬獄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當時所推 傳子曰陶子季治善名稱有犬獄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云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與舍

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首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

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

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遷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

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

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

詳於持節諸如  
之不中表而任  
折而收美道法  
使美誠當徐保  
甚哉國險如城  
劫沛地後造方  
圖京京討此國  
出之也

萬已到零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

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欽

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表

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

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

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温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

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曰濟以爲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疑作洲中  
人語有三洲  
于水淺也水淺  
注引此亦作州

歷通稱疏  
潤也一作通歷  
見周禮

分書作扶同切  
自科 大志以此  
世通 錯注作  
事以 誤載  
西京 記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  
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  
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  
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  
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  
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  
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  
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  
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  
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人物覽

此疏千古  
不事一時  
務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  
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  
此眾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  
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  
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空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  
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  
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  
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  
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  
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  
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  
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三國十四

七

後知周書民藏本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將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巳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

不之職其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

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既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克與拆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

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疆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所得之形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其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士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云濟泣曰雖哀吾兒遷太尉初侍中高

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媯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萬相不記

勉片曹切力

隋此既燹  
帥志而又  
波沈可詳切  
名之且其  
括其此詳  
事兒可書  
名中

北宗本有

以通能哉

宋主年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蚺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蚺龍也騏驎白虎位於社社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社獺之不若邠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非諸然其義豈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太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寒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將濟之辭豈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邵陽祓禱設音都活反禱音謝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討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必倍於今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與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繪懼未能為楫腹心大疾也綽果請敗已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世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

孫資等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勇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

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宜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邦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空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雜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躍其是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損筆出纂見驚曰上不妄云何悉其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使出獻

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

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

各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蘇劉于時號為  
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祿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肯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順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口祿有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歸策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譏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琳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葦覆之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為初覽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房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

其兄在江統  
前  
其兄在江統  
前  
其兄在江統  
前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車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  
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三國十五

袁和劉景之

寶丹府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  
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  
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並  
服其公當廣漢太守幸非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  
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  
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街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大  
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各臣列  
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闔巷閭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  
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避山險欲徙居温  
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  
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心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

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  
釋而專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

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

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儲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解疑

安漢云并州此後內  
刑部為後曹司  
為開陳李言  
有後帝  
伯建前一案所  
故建前一案所  
郡國都尉官  
西京在制以三  
不才同日并起三  
上明也  
有書  
某女制之夫其  
及此以而後其  
德也德不失其  
會適至此時  
衣手制制  
見此  
及有持于故  
據中原也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頹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晉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勳理無降異分泰之美豈侯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友之大賢固自聞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師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厲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

長和司馬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居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字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未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初

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踣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下疆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進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詔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恐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虞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池陽以備虜水昔有愛妻任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峇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部乃覺吏民又良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仲北本志衍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存

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在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許吏傳曰思與薛悌等俱  
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核

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驍吏王思部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執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瞋怒無度下吏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  
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遂取筆擲地踴壞之時有丹楊  
施畏魯郡倪頌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頌位宰守苛惡尤甚以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事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將其  
頭交亂杖撻之幸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自每出行  
陽救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議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史出輒使小  
吏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夜使幹廉察諸吏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務  
相檢察營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柳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吏共飲食  
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見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毫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有  
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  
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  
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  
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  
無所屬寇嶠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為議郎參錄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  
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江統後漢書卷之九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諸殷先歸救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言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為人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谷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按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  
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  
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  
為變乃移諸縣促備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諸殷先歸救

家設資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恃乎張德容里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言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為人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谷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按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  
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  
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按漢書有  
脫文依武  
紀疑當付

執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共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未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郗勣去唯英獨從 典畧曰韓遂在湟中其督閭行欲殺遂以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處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誰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兵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閭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畧曰閭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攻擊騰于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擣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執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  
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  
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鄴  
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中守將乙條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鞠鞠而還使條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  
聲救之空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都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清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昔有各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  
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各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各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善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罷入

材格中列夫也  
君免劫矣

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執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眾人口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令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進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容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承與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曹仁時為征南  
將軍守樊

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其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為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焚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為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畧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襖過其妻兄柳宇宿其明無何著字禕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身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魏略曰援捕得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吏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與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識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槓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成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

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吏以

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

適說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

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過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

乃發憤生癯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癯

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癯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搖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不

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敢不得動而青州軍曾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

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安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安食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達以術

非君侯所安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冬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為豫州刺史

州遠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

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言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備以術

沛宗本按上引  
事也之文當原  
淮河為界  
淮河上東一  
有云乎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  
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  
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  
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  
以為空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  
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  
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  
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  
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  
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  
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  
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  
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  
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遠性剛，素  
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遠，休軍幾無救也。魏

曰：休怨達遲，乃呵責達，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  
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無  
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蓋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  
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皆也。  
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波雖輕，憂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誦臧獲之心耳。今忍其  
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豈於君子之塗義愧於  
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  
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  
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諡曰肅侯。魏書曰：達時  
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  
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

沛宗本  
也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項復入遼祠下詔曰遼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遠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成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遠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遠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與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籬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史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勢止與孚議所遣等皆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為孚曰聞鄴圍甚緊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定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二人不語所之皆假使員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未許所在止亭傳及到梁其使從者所置車被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募諸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門而東從東門入復責怒守門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甚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人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記欲得還而觀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

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字及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華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昭耀但其觀火不復視圍字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

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中雖心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宜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各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為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

榘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榘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撻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梁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宜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榘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軾私北還取之從史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

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充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于凍餓沛病二

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按建安六年  
何曰百中  
者至舍人持  
類耳黃白持  
老乃失守耳

後此宋平  
晉書

新本



巴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此表皆名刺史下一表則名字也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中郎將下御覽有  
暮百姓主田于許  
得穀百萬斛郡  
同列置田官十九  
宜補入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

中負此之說  
魏人志曰之制  
按此今石存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  
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  
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祗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備牛輸穀大收不增穀存水  
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荷令  
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  
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  
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  
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  
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各多所著述  
嵩兄臧字元方襄  
揚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  
魏畧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飢窮

導魯破則釅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  
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

湟中為河西作聲勢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  
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三國十六

卷之四十六

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  
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  
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  
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  
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  
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  
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  
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  
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  
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  
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  
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  
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  
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  
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  
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  
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  
侍中傅翼搖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首起居俗謂之  
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  
縣今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於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問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先帝意  
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  
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翼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  
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各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念欲奮  
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况人臣乎文帝  
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  
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魏略

極性雅切高香

胡註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慧臣松之案愉于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因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傳中賦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志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嘗為功曹常嫌其濶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武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按武帝時或述此五都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卷四十四

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塞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

時故任京兆議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

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

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賊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畧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龐德傳云張  
白騎板于宥  
張嚴即范先  
未嘗信曰張  
中賊起後漢  
有張曰騎  
徒至起山谷  
騎曰馬共印  
張曰騎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  
 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喪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  
 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書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寡婦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  
 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妾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

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  
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一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  
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尚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

傳曰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  
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

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

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  
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  
與馮翊李豐俱為

父任總用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各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

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各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特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  
 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魏書

何不足  
簡于此  
景虞御史中丞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字預字  
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二十二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遍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吳宗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想之極而不  
能日進其  
意奉也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驩。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泥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此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表侃見轉為吏部郎帶侯出守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

宋本

課直性

以字本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後漢書卷之六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豈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荷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  
 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  
 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  
 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  
 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  
 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忽所云嘉有親  
 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  
 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  
 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  
 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  
 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  
 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  
 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  
 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  
 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  
 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  
 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  
 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  
 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  
 八年其論議允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畧曰恕

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  
 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  
 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  
 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和之郡  
 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教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  
 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教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此三原印注  
 漢書卷之九  
 師曰安平  
 度字人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由於家康之始  
拜衆人雖知其有以未嘗幸物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  
渤海太守徵入爲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場因其起家爲河  
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勳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覲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措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列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世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

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善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爲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怨偶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屬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

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樂詳字文載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

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警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接古史左傳

詳字文載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爽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擬其切世大事著于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而卒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

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說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諡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闡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

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聞選為僕陽王文學選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

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

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功泰謂進曰董卓強忍義志欲無襲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

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既變生其豎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頰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言卓果專權廢帝崩東義

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

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說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

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

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

按此詳諸杜如  
息及阮武  
有脫誤也  
其久著書和  
疑及故

後漢書何  
胡荀攸謀  
卓為其資

黃帝醫氏藏本

武字本武

續漢書曰

張璠漢紀曰泰

字公業少有才

將字本

將字本

將字本

二第

用此作則  
無不有兵  
文之固是  
權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  
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  
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  
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  
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  
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  
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  
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  
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  
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  
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少至  
經國  
陽乃其  
城不  
州  
相  
不  
其  
不  
此  
其  
居  
明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  
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  
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  
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  
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  
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  
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  
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  
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  
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  
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  
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晉

秋曰：泰子衰，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衰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衰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

治世郡同堂  
完簡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畧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

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熒煌俗婦人作裙，纏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熒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典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無政可以承範  
日之仁付其  
為已之天正  
外政之信之何  
也

樓力世切

五字以  
街時見

大物也

國孔又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

良二千石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于農殖又歷數四二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戶種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

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鉅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

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吏士多傷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誠明公受分秩之任乃欲一齊聚庶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

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嗚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積留十餘日

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息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不願平原故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

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初表氏在冀州邵去本鄉家居鄴九年曾出到

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魏遂圍毛城城破魏邵等輩十餘人皆備斬太祖聞見之疑其本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仍歷宰後徙丞相在薄曲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

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思畏嗚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

就師輒假造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鹿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水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為

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將而愚仕進也

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

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劭子華時為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父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相帝位老

子廟於苦縣之賴卿畫孔子象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

敦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

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

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

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

經論治體蓋有觀焉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人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  
 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  
 也從討表譚表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  
 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  
 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表譚譚破  
 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  
 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  
 表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  
 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  
 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  
 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  
 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  
 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瀾山瀾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  
 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  
 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守令此  
此中謀成

按此時  
降以家之時  
取合能漢中  
心出以能  
右國以且

按按制  
法如以直  
燕則明半  
漢書一與  
去米子之  
生國成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破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大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

三  
改

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  
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  
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  
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  
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  
濮陽張超於雍丘橋梁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  
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  
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  
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陂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  
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歎  
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長遼曰武

按名符一及五  
建安十一年及此  
敘王符一前  
作十年也

力旣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  
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  
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  
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  
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  
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  
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  
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  
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  
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  
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

以宋本  
據及

二宋本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詔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豨豈不為舊交希冀東海平拜禁虎威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此虜死加惡諡宜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  
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

其上當有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  
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  
其復禁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宋本

按此傳述以  
封益壽亭侯  
諡禁曰厲侯  
也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于圭嗣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

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

中郎將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漢書春秋曰公孫瓚然勿與曹公

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

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

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

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圍慙又更

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郃圖之證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

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表譚於渤海別將軍

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

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

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

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實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

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

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

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畧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懼郃

命遂陽平苑有  
張魯平先  
是即安曰退還不  
及也

是時  
力之神  
何

用此何為耶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場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山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魏畧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表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渡蒲阪津為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按本後當係大  
後後志本原  
即此誠有大後

張魯別遣晃討攻積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  
 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  
 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  
 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  
 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  
 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  
 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初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河  
 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  
 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  
 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  
 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  
 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  
 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祚進  
 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  
 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  
 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  
 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少章子年字  
折引起書  
以師侯更封書  
唐乃師侯也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師叛表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呼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綏，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師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師侯，言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

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此與下卷敘諸將但以注記所載稍略，括其畧，非有意之文。徐晃之解樊圍一時奇功而推存一介，亦安得謂之備詳也。序張遼合肥許都諸將閱其勝耳。

至後將軍出師...  
 以...  
 其...  
 聞...  
 其...  
 其...

丁巳三月廿二日閏畢

律